

好人,好字

——我喜欢的薛军及其书法

丛文俊

古人评价书法,首重人品,如果人品不佳,其书法如何则不足为论。令人浮躁而多功利之心,有些炒作、抄袭之类的劣迹经常会见诸报纸刊物及各类大展当中,在其书法受到批评的同时,人品也不免因之受到怀疑。所以,我评书法,也先要看其人品。

薛军是一个好人。从大的方面说,他在四平地区书法圈有很高的威信和无可替代的凝聚力,在吉林省书坛更有极佳的口碑;从小的方面说,他为人真诚友善,富于热情和同情心,在人们大都习惯于眷顾自我的今天,是难能可贵的。和他交往,会让人觉得亲切、放心。我还喜欢薛军的幽默感,他好像浑身上下都是笑料,到哪都会有人围着聊天,亦庄亦谐,给人以快乐和笑声。我常想,如果薛军能去学相声或小品,说不定也会像冯巩、赵本山那样受到欢迎,只是阴差阳错,误打误撞,干起了书法这一行。

薛军的父亲善书,尤其长于提榜大字,四平有很多店铺的招牌都是先钉好,而后登着梯子直接书写,极有气象。这种过硬的本事学有专攻,承传统而来,与时下普遍的小字放大的做法很不相同。薛家兄弟很多,他居中,却只有他爱上书法,继承了父亲提榜大字的绝活。我第一次去四平时,先到薛军夫人工作的百货商店,远远地看去,即被高楼顶上排列矗立的颜体大字榜书所吸引,其浑厚端庄、茂密雄强的美感扑面而来,赏味再三,自叹不如,薛军学颜体起家,小字极得颜书风味,我曾以《颜勤礼碑》全拓相赠,表示我对其学颜的赞赏,使物有所值。薛军榜书大字则由颜体加肥加密,难得的是肥而有骨,密而能疏,以势来带动全局,与多见的肥痴呆板泾渭分明。近二十多年的当代书法突飞猛进,新人辈出,各种书体、各类风格的继承、探索都有,却罕见榜书大字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在我十多年的书法教学与研究中,经常要关注到榜书问题,对李溥光《雪庵字要》、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·榜书》等诸多论著关于榜书的技术要领和审美标准、旨趣,也做过系统的考察,并施之于各体书法的创作实践。这样一来,使我对榜书有了更深的体会,也就愈发觉得薛军从不以榜书投稿参展,殊令人不解。

薛军也擅长行草,可谓“字如其人”的真实写照。薛军是五短身材,微胖,黑黑的,很有体积感;头发较稀,配上笑咪咪的双眼和常开的笑口,表情灰谐而极具感染力。每当我看到他那矮短的行草体势,变化多端的字形点画,不拘常法常理的用笔,都不禁要联想到庄谐混杂,总能让人开心的薛军形象。过去,薛军的行草用笔率真,真气势,能生动,墨色的涨枯润燥尤为强烈。每当他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都要建议他应该在丰富笔法变化上多下功夫,今天看来,不仅是笔法的进步,由笔法的丰富多变带动了体势变化,更能令人刮目相看。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他已经找到了书法的个性语言及其表达方式,简洁明快,生动可人。作为朋友,我自然会由衷地欣赏和钦佩。我知道,薛军读书不多,也不属于又精又灵的聪明人,他的进步,全靠日积月累的观摩与临习、探求,古人的,举凡适于自己性情的东西,都要拿来尝试、借鉴。在薛军行草的进步历程中,他花费了无数的心思,不断地征求意见,修正自我,他是靠真诚的求教和肯于自我否定的勇气,实现了脚踏实地的每一个进步,最终集腋成裘,取得今天的成绩。

客观地说,薛军的书法还没有达到精熟的境界,可塑性还很大。我深知其人,也深信其书法还能更上层楼,且拭目以待。